

后房陶氏苗族几任团首、区长兴衰录

熊真伦（执笔）

后房在威信县城的东北面，现属双河苗族、彝族乡半河村。由于山高坡陡，地势险要，当地土地肥沃。在封建皇帝统治时期曾出现几代团首，在威信范围内小有名气，在我县历史长河中占有一席之地。有引以自豪认为可歌可泣的，有认为可憎可悲必须如实告诉人民的。根据我的调查了解秉笔直书，以供读者鉴别。

后房陶氏苗族原籍湖北麻城，在苗族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迁徙时期迁来威信，定居于鸡鸣三省交界的水田乡湾子。以农、牧、猎为生。那是一片尚未开发的处女地，由于陶氏祖先的勤劳勇敢，开发了水田和湾子一带大片土地据为自耕。以水田湾子为定居点繁衍生息，人口逐渐发展，生活也还可以。大约距今三百多年以前出了个陶一锁，为人聪明能干，能说会道。镇雄坡头一陇氏官家聘为管事，为陇氏催收地租，督收债务，管理家务。陇氏有一小姐，年方20，生得眉清目秀，体态匀称，楚楚动人。其父母管得很严。越管得严，小姐越感到异性的神秘和吸引力，不时和管家陶一锁暗

送秋波。一锁本有家室儿女，但在女性的魅力下，他们双双堕入了爱河的旋涡。在陇氏小姐怀孕数月后，其父母为了掩人耳目送给其女一羊皮口袋白银，指使其女与一锁离家出走。跑到陇氏官家在后房的庄园。接给陇氏小姐和一锁五升皇粮的土地让其耕种和出租。虽说五升皇粮的土地，实则良田逾千亩。随后一锁的原配妻子古氏也携儿带女来到后房与一锁同居。原妻所生后代就是现在双河村甘沟这一陶氏苗族。陇氏小姐所生后代就是现在半河村后房这支陶氏苗族。俗话说“人无混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陶一锁以一羊皮口袋白银和五升皇粮的土地起家，后来又买下了陇氏官家在双河甘沟和半河后房的全部土地和住宅。一锁在后房的儿子陶一巴，家业兴盛。一巴有两个儿子，长子陶一就，次子陶簸箕。陶簸箕在出生后的孩提时期爱哭，其父从迷信思想出发，指物取名，故称陶簸箕。陶簸箕从小聪颖灵活，爱学丙八行武器，练就了武功。还走出家门与行家进行武艺交流，切磋武艺，集武艺精华于一身，成了双河一带武艺的佼佼者。加上家业宽阔，被后房大塆、甘沟一带苗族推举为苗族头人。陶簸箕爱管人间的不平事，常持艺打抱不平，伸张正义，为苗族人民撑腰。特别是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清咸丰元年（1851年），全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清太平天国运动。清咸丰七年（1857年）以贵州苗族头人陶新春、陶三春为首的领导云南、贵州边境的苗民起义，出征川南，路经双河，通过联系，陶簸箕与陶新春、陶三春伙为兄弟，取名陶登春，率队伍×××余人，参加起义军，几经征战威慑地方反动统治阶级。陶簸箕所到之处，战功赫赫，赢得了起义军的信赖和敬佩。从此陶登春的

名字仅次于陶新春、陶三春之后，被清政府贬称“三大苗王”或“三大苗贼”之一。后来由于力量悬殊，所部被清军消灭，陶登春战死于叙永红岩坝。陶簸箕的事绩是可歌可泣的。

陶簸箕参加起义军战死后，其后代不仅不反清，继之成了清政府在农村的统治者，充当了清政府封建反动统治的爪牙。

陶簸箕的哥哥陶一就有两个儿子，长子陶洪科，次子陶洪举。陶簸箕有三个儿子，长子陶洪春，次子陶洪富，幼子陶洪玉。陶簸箕战死，苗民起义军被清军消灭后，陶簸箕的侄儿陶洪科当上了清王朝的团首。是后房陶氏苗族的第一任团首。陶洪科之后是陶簸箕的次子陶洪富继任团首。陶洪科、陶洪富是未分家的大家庭，利用团首之职即保护了一些受压迫、受欺负的好人，也庇护了一些为非作歹的坏人，大肆收受贿赂，用不义之财大量收买和典当田地，扩充家业。在陶洪富手中地租超千石，下至谢家坳的云南边界，上至五显坝，左抵天池坝，右抵钨城村，坡上村一带大部份属于陶洪富的土地。任其收租剥削，其家资象滚雪团似的越滚越大。豢养了大批家丁和打手，为其保家和压榨群众。陶洪富有一套统治手法，善于软硬兼施，大棒加胡萝卜。对其佃户每年新春佳节还要为部份佃户拜年送礼，大年十五请佃户到其家过节，好言安慰，使其乖乖接受他的统治剥削。陶洪富为了扩大家资，广开财路，1880年为首修建双河街，招徕行商住户，组织交易市场，控制了双河场的关税、斗行和摊税。每场坐着滑杆到双河场监督收税，场散了又乘滑杆二十里返回后房庄园住宿。

陶洪富有三个儿子，长子陶正帮，次子陶正清，幼子陶正超。陶洪富死后次子陶正清继任团首。陶正清、陶正超兄弟俩一文一武，配合默契，陶正清长子出谋划策，陶正超喜好武艺，长于弄刀弄剑，共同继承父业，维护其陶氏统治。是陶氏统治的鼎盛时期，家业兴盛，地租千石；长期豢养家丁20多人，日夜巡逻站岗放哨。除供给生活外，每年每人一大石苞谷（700斤）的津贴。如有贼情火发，鸣枪示警可以召集人枪百余。由于剿匪有功被清王朝委以陶正清五品登仕郎之职，陶正超五品保案军公职，授予宰杀权，奖给官服官帽官轿过山号和枪枝弹药。陶正清、陶正超兄弟俩利用团首和宰杀权，大肆索贿，敲榨百姓，其金钱犹如一股银水往内淌。家丁逐渐发展到人枪百余，过山号常鸣，牛马骡成群，可谓叱咤风云，一呼百应。广大苗族人民，由于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存在，在陶正清、陶正超兄弟俩的保护伞下也愿为效犬马之劳。陶正清兄弟俩特别喜于在贼头上揭帽子。高田马家坝土匪头子李大肚子，拖带人马200多人长期为匪，被陶正清、陶正超派突击小分队抓获，押到后房，陶正清好言安慰，令其用银钱赎买，否则格杀勿论。李大肚子为买命把多年为匪抢人所得银两全部运到后房交陶正清，单是白银就堆了一木床。陶氏兄弟将李大肚子重新放虎归山，继续干着危害百姓的勾当。清光绪三十五年，陶正超率领他的武装队追匪到四川分水区路井乡的梭锅，对参与为匪的人户，大搞诛连，照单“请客”索取了一大笔钱财。撤回时放火烧了民房43所，当地群众切齿痛恨。陶正清、陶正超聚敛了大量财富之后，为了财产安全和巩固其统治，特请了一批四川工匠在后房老屋基修建城堡式建筑，四角用巨石砌了二尺厚的四座

碉楼，各雕楼分上、中、下三层，各层楼均设有枪炮眼。四座雕的外围八尺左右筑了一道二尺厚的围墙，四碉之间筑一道3.8尺的走马墙，把四座炮楼连接为一体，走马墙上设立岗亭。整个城堡只设一道大门进出，称为墙门子。在进门的通道上设三道闸子门，全用六寸厚的青杠木板做成，门外方用一寸厚的铁板钉上。门上草书雕刻一付当地绅士送来吹捧的对联。横批“团风永振”，上联“才德兼全可靠下东区长”，下联“公平正直方为二甲绅粮”。碉堡内长期架起一台牛儿炮，炮口对准大门。此炮能装三升黑火药，三斤铁砂，一把火钎随时烧在炮房的煤炭炉火中，发出白色的丝丝响声，以供随时点火燃牛儿炮之用。围墙之内房屋是木结构，正厅大门三开六扇，两面晒壁仍是三开六扇，雕刻着刘备、关云长、张飞、马超、黄忠等三国人物。左右厢房的大门和花窗上雕刻着自晋、隋、唐、宋、元、明历代谋臣武将的肖像。进门向右三丈上八步石梯进下厅小门。门头上雕刻自汉以来二十四帝肖像。所有全部雕像均用赤金熔化烫就。真是挥金如土。这些雕像在阳光的反照下金光闪闪，栩栩如生。整个前檐柱雕龙画凤。坝子全用正长方形石板细捶细钻铺就。全部建筑耗资白银上万两，是劳动人民血汗的堆积物。后房的城堡，再加上后房天然的石林战壕纵横交错，且有地下溶洞可伏千军，简直是“固若金汤”，在当时是坚不可摧。但陶正清好景不长，因醉酒从马背上滚下来跌成瘫痪而死。时年54岁。两年后陶正超也病亡。

陶正清、陶正超死后，陶发云继任区长，他是陶正刚的儿子，属于陶正清的侄儿之辈。陶发云任职期间，举荐其弟陶发祥任过威信县伪县政府警队长。有枪10余支。陶发云

1937年病死。死前推举陶著煊当区长。陶著煊是陶正清的独儿子，陶著尧是陶正超的独儿子。陶著煊、陶著尧也是没有分家的大家庭，陶著煊自小就是浪荡公子。读过私塾旧学，喜读武侠小说。陶著尧昆明建筑培训班毕业，文弱书生，两兄弟继承父辈遗产时尚有地租800石，枪枝数十条。由于陶正清、陶正超过早暴亡，陶氏家庭失去了顶梁柱。陶著煊、陶著尧尚属年幼阶段，1922年，陶著煊刚满八岁时发生的一起人命案，迫使陶著煊家庭倾家荡产。原因是半河皂角嘴杨发云，是陶洪富的女婿，他的三女名字叫钩妹，嫁给陶洪春的孙子陶著凡为妻，与陶氏是竹根亲。钩妹身怀有孕回娘家皂角嘴去耍，在娘家生了小孩，这小孩生了后死去。死后杨氏就把这小孩悄悄埋了。陶氏依仗人多、枪多家大，一天晚上派人去围着杨发云的房子开枪射击。杨氏也有自卫枪枝。双方对射到天明后才明白是老亲戚对打。杨发云出面交涉被陶氏武装队陶著森马刀砍伤而死。杨氏告到官府威信设治局。设治局把陶著煊补押到县扣作人质，要陶氏家庭用银钱赎回。陶正清之妻为了赎回她的独生子陶著煊不惜血本，请人说情，派佃人背银钱到扎西。每户佃人派一劳动力背运，仅银子就堆了八方桌。陶氏家庭历代所积家资几乎全部扫光。把陶著煊赎回后，1937年再任区长，陶发云病死，推举陶著煊继任区长。陶著煊为光宗耀祖也乐意担任此职。时年只有24岁。陶著煊任区长后，吹上大烟成瘾。没有大烟就出卖土地和枪枝；又为巴结镇、彝、威“剿匪”指挥官陇承尧，不惜送大礼拜结给陇承尧当干儿子，出卖了高田乡钨城村、坡上村一带的80石租的土地给高田乡长陈广文。在半河村和天池村的土地和枪枝都归了关田坝的地主余香南、阳雄

的刘少善、刘明忠。1943年陶著煊在一无租石，二无枪枝的情况下，伪区长之职无法当下去，只好辞职不干。区长之职落于阳雄刘少善。陶著煊闲居家庭，浪荡社会。1948年把仅剩的双河街当给县参议长张思齐。张思齐获得双河街的收税权和出租权。陶著煊把引以为荣的双河街拱手当给张思齐，后房苗族人民感到极大的悲愤。1949年陇承尧在其坡头的老家召开应变会议，委任陶发祥为西革军连长。在委任刚下达之后，陶发祥病死。张思齐率领一排武装人员亲自到后房吊丧。又委任陶著煊之弟陶著尧继任连长。陶发祥的10条枪划归陶著尧。陶发祥所使用的手枪划归陶著煊使用。但是陶著尧是一个文弱书生，不懂军事，一切由陶著煊指挥，养了二十多名武装人员，由陶著煊率领充当“保商队”，上镇雄，下长官司等地保商，从中获取报酬，豢养家丁。1950年初威信土匪横行之时，陶著煊把他的手枪给其部下王富成、杨洪章、陶著升带出去为匪抢人，抢了双河村长木垮一户姓杨的农民，抢了衣服、裙子，开了毛边猪。陶著煊得到王富成送的大烟半斤，可以说是坐地分赃。陶著煊由于长期吸食大烟不务正业，所有田地、枪枝和双河街已全部卖光当光，仅剩空房一座。1951年镇反中，陶著煊因其历史身份和罪恶被逮捕处决于双河街背后。结束了从陶洪科、陶洪富开始的一百多年近世袭统治。这种统治随着人民的解放将一去不复返了。陶氏值得歌颂的只有陶簸箕及其所率领的反清勇士们；以后的几代统治者都成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帮凶，值不得人民歌颂和留恋。从陶氏家庭衰败的情况看，陶著煊有责任，这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扎西宗彭张姚 四家兴衰录

孺 牛

宗彭张姚四家，系指宗杰武、彭兴周、张思齐、姚启贵四家。他们均属镇雄独立营系统，先后迁居落籍扎西。他们居住扎西期间，凭借是镇雄独立营连、排长的特殊身份，进行勒索诈骗、强占土地、武装走私、干预地方行政等项活动；且私设公堂，任意枪杀，掳掠鱼肉百姓，残害人民群众，给威信人民造下深重的灾难，同时也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在他们的历史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他们虽已作古，但其劣迹还刻在人们的心间。由于他们属于镇雄独立营的系统，而其行径又相类似，且同住于扎西，故写扎西宗彭张姚四家。

一、宗杰武

宗杰武（1904—1950），名顺臣，号维纲。威信长安乡后天坪人。兄弟六人，排行居三。1924年冬，扎西武启书任

建国联军第二军第七混成旅独立第二大队第一营长，石坎乡大河滩的雷炳清任该营连长，宗杰武任该连文书。1925年6月，雷炳清在广西南宁之战阵亡后，宗杰武得其连长委任证件。8月，滇军由广西退回云南整编，武启书营编散后，宗杰武即以雷炳清的连长证件，冒名考入云南讲武堂。1928年宗杰武回到后天坪家中。1929年4月，云南军阀张汝骥由四川返云南与龙云争夺政权途经威信时，招募新兵，扎西陶天佑任营长，王德纯任副营长，宗杰武任连长，随同张军上昆明。1930年初，张汝骥、胡子嘉在昆明碧鸡关被龙云击败后，宗杰武随张部师长窦家法逃到四川宜宾。1931年初，宗杰武打死窦部一个连长，怕受追究，带了一支格蛋龙和一支白郎宁手枪潜回后天坪。由于宗将枪支交给他人行劫，次年夏，镇雄县长吴俊叔密令四甲（麟凤）团首张雨村、五甲（长安）团首杨明三会同将宗杰武拿送镇雄法办。张、杨将宗杰武请到长安街的一家烟馆里抽烟，进行扣押。宗杰武见到张、杨的团丁陆续进入烟馆，且挤眉眨眼，行动异常，而心有数，便从烟铺里翻身起来，左手楼着杨明三，右手以白郎宁手枪对着其胸口。杨叫团丁散走，将宗送出长安街口。宗杰武转到镇雄雨河，投靠驻在该地的镇彝威剿匪指挥部第一连长马兴昌，被马委为该连副连长。

1934年中，马兴昌因敲诈勒索被解职关押，宗杰武代替马兴昌为镇雄独立营第一连连长。次年2月初，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水田寨，宗杰武奉命率部前往阻击。1936年初，镇雄独立营长陇承尧借口“清剿”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将该营一连宗杰武，三连彭兴周调驻扎西。宗杰武的连部设在扎西街北的弯头刘宇安住宅。

1935年10月，宗杰武的四弟宗顺明（宗质彬）伙同当地黄德芳到麟凤乡芭蕉窝三旺坪抢劫贵州毕节商号的布匹，直接运到后天坪宗家。陇承尧接到毕节商号的告状，飭令宗杰武查办。无奈吃进肚内之物，不好吐出，只得支吾过去。1936年6月，黄德芳带领200余人，准备抢劫镇雄大垮子，行抵妥坝造饭拖延，团防队长王文斌到大垮子仓房上陇治中家报信，黄德芳甫至大垮子中伏，伤亡20余人。大垮绅民告到陇承尧那里，陇令宗杰武限期交出黄德芳，送镇雄法办。宗杰武为了服从上级的命令，而又不致牵连自己，万全之策，只有将黄德芳除去。于是以委派黄德芳为剿匪队长作诱饵，叫其将队伍带至斑鸠沟点编。黄德芳认为长久当匪终不是一条出路，当匪抢人都和宗家拉了关系，且为宗家出过力，宗连长不会加害自己，当上剿匪队长还可“出人头地”，因而上钩了。黄德芳为了图人多，壮声势，凡是相识、故人，不论与其拖滩（抢人）与否，都拖到斑鸠沟点编，每人可以得一套新军装，共有60余人。次日，宗杰武召开点编大会。布置排长韩泽宣监视黄德芳，姚启贵监视黄德胜，斑鸠乡长徐月楼监视黄明发。且将黄德芳等三人约到徐月楼的住宅打牌。黄部人员刚进入点编广场，即被宗部士兵包围。宗杰武站在广场台上，刚发出不准动的喊声，即被黄的队长范矮子连放两枪，溅起石子打伤宗的脸部，血流如注。范矮子立被背后监视的宗其均打死。韩泽宣等人听到枪声，即把黄德芳三人捆绑，漏夜押到扎西。次日清晨，宗杰武即将黄德芳、黄德胜、黄明发三人枪决于扎西川主庙侧。宗杰武以为防备黄的余部在途中营救，就地枪决的措词，报告陇承尧。

1936年，宗杰武进驻弯头后，即把目光盯在刘宇安这块

肥肉上，刘宇安早年做生意，开过绸缎铺，任过国民党第一区（扎西）区长，年收地租400余石，系扎西街的首户绅粮。是年冬的一天晚上，宗杰武叫堂弟宗顺尧将刘宇安叫到其卧室，以支持刘品高抢人，奉指挥官命令拿送镇雄法办等由，把刘宇安反手捆于床档头上。刘系过来人，明白被捆的原因。央求地说，请连长高抬贵手，支持刘品高抢人没有此事，既然有人告发，原意给连长的弟兄们捡点草鞋钱。宗杰武假装闷了一下，好似为难地说，二老师（当时一般人这样称呼刘宇安），这件事非同小可，要大就大，要小就小，我们是主佃关系，我不会给你下不去，我愿意帮这个忙，你拿出两挑（一挑有1000市两）鸦片，我到指挥官那里去疏通疏通。在刘的再三央求下，最后以一挑鸦片成交。这事对刘宇安说来，敞扬出去，有伤面子，只得阴着受；对宗杰武来说，系敲诈勒索，敞扬出去，名声不好，只得阴着吃。宗杰武得到此笔鸦片后，开始派事务长白明镜、副官黄××、扎西街的老相识王××做起大烟生意来，做到1947年初。嗣后刘宇安的三子刘守仁，从昆明返回扎西，宗杰武为了笼络刘守仁，派兵在扎西街痛打扎西小学女教师王竹筠（古宋人）之弟一顿，代刘守仁出王竹筠不和其结婚之气。

1940年，宗杰武在扎西新街修建“洋房”，委托其有亲谊的刘树云经理。刘系叙永大坝（今属兴文）人，经商落户扎西，生财有道，是扎西当时的一个有名商家。宗杰武欲以少量的资金修建偌大的洋房，便委托精打细算的刘树云经理修建。由于外地建筑工人生活困难，不安心工作，往往转家，以致建房工期拖延。宗杰武认为是刘树云扣克工钱所致，便将刘关押算帐。东算西算，算了一大笔钱在刘的头上。

刘无有办法，只好将新建的街房出卖偿还，从此刘就败落。

1942年3月，宗杰武派独立营三连卸职排长陈焘武装押送一批大烟到川出售，途经叙永分水岭，被该地乡长郭良品查获，除将几名护烟士兵解除枪弹放回外，陈焘和全部大烟押送叙永。宗杰武闻知，派白明镜率30余名便衣武装星夜赶到树坪，将人烟截回，并捣毁分水乡公所，打死郭良品。叙永县长何本初（绰号何草鞋）调集该县兵、团五、六百人，准备打到扎西，与宗杰武一决雌雄。宗自知理亏，但不甘示弱，也调集兵、团数百人驻于双河一带，作为调解后盾。同时请出威信县长陈开先，士绅张光琳、晋槐三与叙永的代表朱守清谈判调解。结果由宗杰武赔偿损失，出安葬费了结。6月，宗杰武串通扎西烂坝口原镇雄独立营副营长曹启贤，枪杀陈正培、陈正位兄弟于烂坝口街头。宗杰武迷信阴阳风水，听说扎西坝头陈如坤的宅基（今县运输站）位于“龙口”里，能出“贵人”，即思据为己有。是年夏，指使白明镜、宗须尧引诱陈如坤三子陈正培、四子陈正位去抬大烟（即在途中查拿烟贩的大烟）。陈氏兄弟也不本分，想吃“飞钱”，在白、宗二人的勾引下，走进了宗杰武的圈套，便随同白、宗二人去拦截烟贩。烟贩以抢案向宗杰武报告。宗以借刀杀人手法，以情节严重叫陈氏兄弟到曹启贤那里躲避。殊不知宗曹二人早已约定，陈氏兄弟到了烂坝口之次日早上，即被曹启贤枪杀于烂坝口街头。宗杰武随即派兵打了陈姓和李享元（陈正位的姐夫）两家的通口（抄家），捆绑陈正位的母亲肖荣珍，逼其写出卖房屋基园、田地的卖字，并将陈家赶出住宅，由其干儿邹世崇居住。

是年12月31日（农历冬月24日），匪首刘品高在扎西镇

摩罗被宗杰武击毙后，扎西街的刘姓，不论与刘品高亲和不亲，有无关系，只要有点财产的便被宗杰武以通匪打通口。巷子的刘光昌，既和刘品高不亲，也无关系，被打通了口后，还令其把海子头的田地写出卖字，刘光昌逃到昆明上告。刘西屏被宗打了通口后，又被副营长许兴昌捕来踩地爬子，卖了地产赎出。

1943年春，扎西街张运枢三子张维治，在扎西小学读书，和同学宗杰武的姨侄徐成基发生口角，徐假张维治之名，写了一封辱骂宗杰武的信，宗探知张维治系张运枢的儿子，勾起了因强买烟灯山（今养护段、法院一带）的田地为张运枢家控告之恨，通知驻在镇雄大垵子的一排排长杨××，将跑到该地的张维治枪杀。有人说是宗杰武欠思考，实际系蓄意报复。4月初，宗杰武连配合国民党中央军七六军二四师七〇团，胡卿两营攻打旧城干滩子李维渊家，烧毁其宅。冬，宗杰武派部属任吉松贩运一批大烟到水潦出售，行至镇雄也勒庙埂冷箐沟，被林开珍劫去。林开珍接到宗杰武的知会，又抢劫护卫团连长李天味的大烟赔还，由扎西刘××前往取回。

1944年农历正月，宗杰武串通石坎乡院子任过区长的宋维龙，刺杀滕耀炳于院子文阁，霸占其田地。滕耀炳，石坎乡院子村人，年可收取地租100余石，系本地一霸，宋维龙系其姐夫。由于一地不容二霸，郎舅间发生利害冲突，终至反目。滕耀炳因敌不过宋维龙，便投靠宗杰武以资对抗。宗杰武正欲把触角伸到院子地方，苦无门径。滕耀炳来投，正中下怀，令刘××拿了五支枪给滕使用，以壮滕的声势，且作投入院子地方的资本。滕耀炳得到宗的枪后，趾高气扬，

更作非分之举，1943年8月，勾结旧城的陈章武，准备抢劫镇雄洛甸河朱利南家。朱利南系洛甸河的首户绅粮，财物无数，收取地租数百石。陈章武带领30余人潜至院子，因滕耀炳想独行独吃，避而不见。陈走之后，滕耀炳伙同王文斌、邵长兴等带五、六十人，勾通朱利南家人，进入洛甸河边朱家岩洞，除扫走重要财物外，还将朱利南以下男女老少13人（内有一个未出世的胎儿）全部杀害。其抢劫杀人之惨，前所未有。滕耀炳抢劫杀人案件爆发后，镇雄官府四处捉拿，滕跑到珙县洛亥落网被押，宗杰武打通关节将滕营救出，但要滕以土地为酬。滕耀炳不仅不写卖字，反说本人抢人和宗连长有关。宗杰武闻知大怒，通知宋维龙于次年农历正月，将滕杀于院子文阁。宋霸占了滕的田地。1944年，原独立营连长张思齐部士兵艾小初，系张的家乡人，脱离独立营后，即东游西逛，惹事生非，伙同宗杰武的×××排长，准备拖大队行劫，事情败露后，宗杰武怕受牵连，将艾扣押丢监，张思齐出面说情，宗未之允，终将艾枪决，张、宗二人因而产生矛盾。以后宗杰武被人告发，张未之说情。

1946年6月，国民党云南省警备司令霍揆彰下令解散镇雄独立营，所有枪弹装备送昆明缴交，营长陇承尧令宗杰武到昆明缴交枪弹，宗怕被扣押，派刘××送昆明缴交。是年7月，威信县长赵光斗调集团队千人“进剿”红军云南游击支队，宗杰武派出两班人枪协助。

1947年2月，国民党军七九师开到威信“清剿”红军云南游击支队，宗杰武被人告发，和排长姚启贵逃往昆明躲避。8月，宗、姚二人在昆明被国民党宪兵抓获丢监。12月，送往重庆关押。时肖荣珍、武法善（张维治之母）等人到重庆

国民党行营控诉抵案。1948年冬，扎西张×受宗、姚二人家属之托，到重庆为其求情。1949年秋，宗、姚二人被释放返回威信。1950年初，宗杰武派白明镜，将其管家廖绍周枪杀于小落脚垵口岩洞中。夏，陇承尧组织“中国工农反共救国军”教导师，盘踞威信，委派宗杰武为团长。旋升为该师第一旅旅长。7月15日，宗杰武、姚启贵伙同“神兵”杨银川共300余人，开赴镇雄雨河袭击人民政府征粮工作队和接管威信的대표冯憬行等人员。宗部和“神兵”副元帅龚本宽以下九名匪徒被击毙。19日，原国民党昭通专员安纯三起义后又叛变，逃到威信果洛坝（麟凤），委派杨铁恒为“中国工农反共救国军”第四纵队司令，宗杰武为副司令。是年10月，宗杰武被人民政府抓获关押。表示愿将其“洋房”交给人民政府。意即交出房产，不追究其所犯的罪行。11月，人民政府在扎西运动场召开群众斗争大会，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将一贯危害人民，反对人民的宗杰武正法枪决。

二、彭兴周

彭兴周（1894—1947），名行舟，威信罗布乡顺河比利沟人。父彭登明，以打油榨为业，人称为大油匠，系小手工业成份。母喻氏，生三子，二弟彭兴全，三弟彭兴成，系继父二油匠所生。清朝末年，彭兴周、张占云、罗海成等人同在郭家坟殷吉祥部下背枪。1913年，彭兴周参加尹松云、杨仕林的队伍开到叙永，抢劫春秋寺的“皇银”。1917年8月，尹松云、杨仕林部属杨春芳，受四川义军总司令卢师谛的招抚，彭兴周随同杨春芳出川。1920年，驻川滇军失败退回云

南，杨春芳因与滇军有联系亦被打击，彭兴周脱离杨春芳部队回到比利沟，不久彭兴周投入李汉卿的边棚张良臣（又名张维栋，镇雄大洛甸河人）部下背枪。1924年张良臣招于镇彝威边防游击队，任第二营（营长陇禹）八队队官（相当于连长），彭兴周在该队任队兵，驻防彝良之奎香、林口一带。1925年3月，彭兴周随同该队打匪受伤。1929年6月，镇彝威剿匪指挥部成立，彭兴周任该部第一支队（队长陇承尧）排长。1931年，镇彝威剿匪指挥部编为连制，彭兴周任该部第四连长。8月，彭兴周随同指挥官陇承虞开到威信剿办吴银章。陇承虞回镇后，留第三连张思齐、第四连彭兴周驻威信扎西。由于张思齐、彭兴周干预威信的行政事务，私设公堂，枪杀无辜。1934年初，威信设治局长叶天荣，以威信的治安由威信自己负责为理，报云南省将指挥部驻扎威信的部队撤走。彭兴周知悉，纵兵扰乱威信的治安秩序，处处和叶天荣为难作对，图使叶天荣就范，留其继续驻扎威信。时彭兴周族弟彭行高在顺河一带行劫，被叶天荣抓获，不买彭兴周的帐，公布彭行高的抢劫事实，将其枪决。彭兴周虽扬言要打死叶天荣，但终不敢下手，只好在扎西街打了叶天荣的传事兵一顿出气，而敷自己的面子。云南省政府在叶天荣的再次请求下，终把张思齐、彭兴周两个连调到镇雄，改编为镇雄独立营，辖三个连，彭兴周任第三连长。

1935年7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以下称纵队），转战至扎西，镇雄独立营营长陇承尧率领张思齐、彭兴周两个连，由镇雄雨河赶至扎西围攻纵队。在光生田（今威信油库），彭兴周的军帽被纵队击落，险些送命。

1936年春，陇承尧借口“清剿”纵队，将镇雄独立营第

一连宗杰武、第三连彭兴周调驻扎西。彭兴周的连部设于扎西狮子营。彭兴周调驻扎西后，仍然干预威信行政事务，任意拘押群众，设置水牢，资匪分肥，敲诈勒索。是年，彭兴周给李德华调办扎西镇长，经常向李要钱索物。李系四川人，贸易来到扎西，彭兴周见其能讲会说，可资利用，给其调办扎西镇长。李虽当上扎西镇长，但在县城地方，处在衙门坎下，不敢敲诈勒索，浮收款项只够敷用，自然没有多的钱物孝敬彭兴周。于是彭兴周又把扎西镇长职务调办给扎西街的王森鼎担任，将李德华调任龙里乡长。

1937年春，刘品高在石坎乡院子村的大楠木立棚抢劫，派人和彭兴周联系，彭异常高兴，是送上门的一棵“摇钱树”，经常向刘品高要钱要物。刘品高得到彭兴周的支持和资助，扩大匪部，放手抢劫。彭刘二人达到互相利用的目的。1941年，彭兴周的士兵卓祥友在扎西小坝办事处的凉风垭抢劫川商，川商向威信县政府告状，县长李世祥转请彭兴周处理。彭认为卓祥友做事不密，伤了自己的面子。卓祥友将所劫得的财物全部交出外，还将家中的猪牛财产卖光，充作赃物交出。彭兴周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将卓祥友枪杀于鱼塘坡坡（今公路养护段街面），以表对待部下严格。卓祥友既被枪决，川商也不便领回失物，为彭兴周所得了。

1942年，由于彭兴周的横行霸道，干预地方行政，威信县长陈开先，为了不受彭兴周的掣肘，便想出巴结彭兴周的“妙计”，以打“亲家”的手法，主动将大女儿陈××许给彭兴周的二儿子彭文义。陈开先的此种妙计，不仅没有减少彭兴周对地方行政的干预，反而给彭兴周利用，被彭牵着鼻子走，彭要谁当乡镇长，陈开先就委任谁当乡镇长。曾任过